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第 72 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72 冊



第七十二冊目錄

顧亭林先生年譜	一
顧亭林先生年譜	一五九
顧亭林先生詩譜	四〇七
顧亭林先生年譜	四四五
三補顧亭林年譜	六一一
黃山年略	六三九

序

崑山顧亭林先生一代通儒著述閎富伏讀

欽定四

庫全書提要謂其學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貫喜談經世之務慨然以復古爲志殆王伯厚馬貴與一流人物也惜其學不見施於用卽生平出處行事載於先生嗣子衍生所撰年譜者亦甚略上元車秋舲明經

持謙

好古多聞曩校刻宋王象

之輿地碑記日余曾爲弁言茲出其手纂先生年譜見示蓋就吳銀帳廣文

映奎

所重訂者而更廣之較原譜爲倍詳矣

往年秦小峴少司寇爲淮海先生作年譜質諸錢辛楣少詹事辛楣爲更正六條余惜公塵坌集弗克如辛楣之從容攷證然秋舲積數寒暑之力旁搜遠紹俾得細大不遺開卷如

置身先生時則其精審何如也先生行誼已入 國史儒
林傳而鄉賢獨乏祀典尙論者不無缺望余因秋舫言卽移
書陳芝楣中丞合疏具題行見辦香之奉與名山之業益永
其傳秋舫於先生殆有默契者矣

道光丁酉春三月安化陶澍拜序於兩江節署

國史儒林傳

顧炎武字甯人初名絳崑山人明贊善紹芳孫年十四爲諸生耿介絕俗不與人苟同惟與同里歸莊相善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其論學以博學有恥爲先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

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賢于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

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論語而但資
之語錄不知本矣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
言不以措筆故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實救弊扶衰凡
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
委考正得失而又廣交賢豪長者虛懷商榷不自滿假作廣
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賸
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
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
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
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
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

張弼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
得議也炎武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

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炎武撰天下郡國利病書
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實錄文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
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
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炎武精韻學撰音韻
三卷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創闢榛蕪猶未遂密至炎武乃
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其書主第詩無協韻之
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卽本經之韻互
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易
音三卷卽周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

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炎武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歐趙洪王不及其精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炎武終身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凡經史吏治財賦典禮藝文之類皆疏通考證之炎武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譎觚菰中隨筆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初炎武嗣母王氏未嫁守節嘗斷指療姑於崇禎十年被旌及聞帝亡不食卒誠炎武勿出仕福王時崑山令楊永言薦炎武爲兵部司務旋以職方郎召皆未赴旣

葬母遂出遊歷遭艱險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
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卽於坊肆中發書
對勘或平原大墅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在華陰與王宏
撰等於雲臺觀側建朱子祠康熙間

詔舉博學鴻儒科又修明史大臣爭薦之並辭未赴康熙二
十一年卒於華陰年六十九無子門人以其喪歸葬崑山吳
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神道表

鄞全祖望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甯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有歸奇顧怪之曰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

太息天下乏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通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

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卽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今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口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三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

所敢遽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
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
尙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
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
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
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
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
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鄣撫王永祚以從
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兵部司務事旣不克永言行遁去
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
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

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尙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羣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旣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甯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卽繫之奴之家危甚

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旣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